

一箱珠玉，
站在沙滩上……

鹤顶红

之

[杜十娘]

玻璃唇■著》

我又回来了，一身白骨，一身白骨，
一箱珠玉，一箱珠玉，
一身白骨，站在沙滩上……
一箱珠玉，站在沙滩上……
一箱珠玉，站在沙滩上……



鹤顶红

杜十娘

玻璃唇■著》

新世界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鹤顶红之杜十娘 / 玻璃唇著. - 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04. 7

ISBN 7-80187-213-4

I. 鹤… II. 玻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65109 号

鹤顶红之杜十娘

策划: 北京时代卓越图书有限公司

作者: 玻璃唇

责任编辑: 刘丽刚 杨培华

封面设计: 夏吉安

版式设计: 艾林工作室

文内插图: 夏吉安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(100037)

总编室电话: +86 10 6899 5424 6832 6679 (传真)

发行部电话: +86 10 6899 5968 6899 8733 (传真)

本社中文网址: <http://www.nwp.cn>

本社英文网址: 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

本社电子信箱: nwpcn@public.bta.net.cn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版权部电话: +86 10 6899 6306

印刷: 北京毕诚彩印厂印刷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开本: 880×1230 1/32

字数: 238 千字 印张: 10.25

印数: 1-10000 册

版次: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2004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ISBN 7-80187-213-4/I·124

定价: 19.80 元

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我又回来了，
一身白骨，一箱珠玉，
站在沙滩上……

远处的城市灯火辉煌，
六百年了，我日日在水里将那城窥望
看它日益繁华……



我又回来了，一身白骨，一箱珠玉，站在沙滩上，身边躺着刚刚让我从水中捞起的女子，她已无气息，我救迟了她。

远处的城市灯火辉煌，六百年了，我日日在水里将那城窥望，看它日益繁华。

我是一只鬼，除了夜里看城，白天便在水下打开我的百宝箱，一粒粒地看那些珠宝，翡翠、玛瑙、猫儿眼……聚敛了我一生的时光。

我知道鬼要这东西是无有用的，但我舍不得丢了它，那些珠宝里有我一世的历史，阅人无数，终还是读不懂一个男人，他叫李甲。

六百年了，华服已蚀，肉体不在，我只是一具白骨，却不肯转世，不肯投胎，不肯开始另外的一生一世，因为我怕。

是啊，我怕，为了鬼我仍怕，怕另外的转世的人生，再为女人，再遇到男人如李甲。

于是我宁肯在水底看着自己的肉体，那曾经迷惑过无数男人的肉体，被鱼虾一点点吞噬，也不去孟婆那儿喝一口汤。鬼差抓我，苦苦哀求，拿珠玉贿赂他，他大声斥我：杜十娘，你不可上岸做怪，不可水底做冤鬼兴风做浪，可能应了我？

忙一一应他，他便放了我。

伸出白骨粼粼的五指，这女子的皮肤好滑，一如当年的我。

一身白骨，

一箱珠玉，

站在沙滩上……

鹤顶红
之
杜十娘

我又回来了，一身白骨，

一箱珠玉，

一箱珠玉，站在沙滩上……

可惜死了，一缕芳魂，在我刚拉她出水面的时候，便离了肉身，我紧唤慢唤叫不住她。

咦，想问她为何投江？可也是男人负了她？却是问不着，那魂儿急着贪恋另一世的浮华。

不救也罢。

月华如舞台的灯光，把我的白骨印在沙上，一根一根，实是丑陋得可怕，还是进水里罢，水下我看不清自己的模样。

宝儿，宝儿，宝儿……

是男人在唤她。

唤声如狼嚎，显是受了伤。不禁胸骨一痛，那里无心，但骨头会痛，我坠水时，李甲不曾这样唤我。

忙拉那女子尸身至石后匿藏，看看那男人是何等模样。

剑眉、星目、红唇、肤微黑，身形高大，显然是一个潇洒英武的少年郎。

宝儿，宝儿，宝儿……

他身后随了一群的人，也是大声地唤，招魂一样。

别人声线焦灼，独他忧伤。我在石后看他，可是负了心，做戏给人看，才故意弄得这等慌张？

男人的情，不能听言语，看表面，需剥开了心，才能弄得清真假。

这是李甲送我的课业，六百年了，我反反复复研究它。

我想看看这男人的忧伤是真是假。

人群渐远，我看着那女子的肉身，边用十根白骨手指轻轻地揭她的皮，边喃喃地问她，为什么死呢？过了六百年，你为何还要学我？

她不回答。

皮落了下来，月光下好生精致，绢纱一样。我撑起来，抖落，展开，穿衣一般披在身上，真是一件好皮囊。

我不由得临水照影，现在水波里不再是一具骨架，它已丰

满，曲线玲珑，肢体婀娜。

宝儿、宝儿、宝儿……

唤的人又回了来。我忙把那无皮的肉身扔下了江，且穿上她的衣裳。

这衣裳好生奇怪，我穿着不太舒畅。肩紧，领硬，银灰色，是当下世上叫的什么职业装。哪若我那时穿的衣裙，织锦缀花，行时生香，坐时也生香。

那男人见我立在水边，忙跑了来，一把拥住，宝儿，我可找到了你。

泪水一粒粒落下，打湿了衣裳，我的骨头也被敲得生痛。难道六百年后男人的眼泪也增加了份量？

我不曾拥他，我的怀里抱着百宝箱。

他又道，宝儿，你还是不肯原谅我？

我原谅他什么？原是不知首尾，怎么原谅？我惟有看他，不说话。

他说，宝儿，你好凉，我送你回家。

我站着不动，家？家在什么地方？

众人过来，一阵劝说，皆劝我与遇春回家。

遇春？六百年前，李甲倒有个知情知义的朋友，也叫遇春的，可就是他？

我不出声，默默打量。他看了看我，然后说了几句，令众人散了。自己脱下了身上的外衣，披我肩上，且伸手取那百宝箱，说，宝儿，这个给我，我帮你拿。

我摇头，这个怎能予他，男人皆是信不得。六百年了，李甲卖我后见到珠宝时的那副贪婪样子，我至今记得。但我仍一手抱着百宝箱，一手伸出。

他懂我意思，便马上握着。于是我任他牵着我的手，走往那

一身白骨，

一箱珠玉，

站在沙滩上……

鹤顶红
之
杜十娘

我又回来了，一身白骨，一箱珠玉，一箱珠玉，站在沙滩上……

人世的道路，万家灯火，千丈红尘，我又踏足归来，虽是一只披了人皮的鬼，但也是一个男人牵回了我。

前路茫茫。



他送我至一栋楼房，六层 B 座 27，我默默随他。

房间大而素雅，以粉白为主，四下设施对一只久未临人世的鬼而言，实在奇特得夸张。

他又抱我，且在我耳边说，原谅我，宝儿，我迫不得已。

呵，一句多么熟悉的话，李甲也讲过的啊，六百年了，负心的男人难道无有进步，只会说这么一句推搡的话？

我不回答。

他看我，咬了咬牙，又说，宝儿，不原谅我也可，只是答应我，不可胡思乱想，做出什么傻事，好吗？

我点头，傻事已做，他不知也罢。

至于你爸爸，这段时间，我会好好照顾他，你放心好了。他看着我，又说，一脸尴尬。

哦，我还有爸爸？不不，应该是我这张皮囊还有爸爸。我那一生是不知父母的，只叫那老鸨妈妈。

然后他走出了房，临出门之际，仍说，睡吧，好好休息一下。

我站在门口，看他背影，却喊出了来到这人世的第一句话，柳遇春。

他回首看我，表情错杂，好似我不该连名带姓地叫他。我心下明了，我猜的没错，他就是柳遇春，轮回了六百年，我却以这样的方式见到他，那么李甲在哪？

他看着我，我缓缓地关上门，不再看他。

六百年前，他与李甲同游教坊司院，二人一样的风流倜傥。李甲恋我，院中姐妹徐素素爱上了他。谁知他来一次，再也不至，弄得素素枉自牵挂。求李甲牵线，李甲笑说，那柳遇春是一等一的情圣，自幼与他表妹青梅竹马，不会贪恋这烟花巷。

他不贪恋这烟花巷，今生却令女人为他自杀。可见男人，永不是女人依靠的柱梁。

不可为人，一为人便要遇到前世今生的孽障，我还是回到水中，做一只鬼且安生吧。

墙上四处是画。画里皆是那叫宝儿的女子的模样，或颦或笑，或纯或媚，我不由一路细细看下去，直至看到一张大床上方一个男人的像。

那是一个中年男人，高额方颐，眼神流光，宛然会说话。哦，这眼光与宝儿极像，难道这男人是宝儿的爸爸？

突然一阵刺耳的声响。

我一阵惊惧，不知是什么东西。忙跑去看，一个方匣子，被震得铃铃响，忙颤惊惊地拿起，铃声不响了，却有人在里面说话。

喂，孙宝儿吗？是个男声。

我忙嗯了一声，看来这个宝儿姓孙。

明天九点到市体育场，那儿有一场秀要走。

秀？什么东西？我仍是胡乱地嗯。

你是不是睡着，只会嗯？那人问，且边问边笑。

我仍是嗯。

我还是给遇春打个电话，真怕了你这糊涂虫。那人说完便

一身白骨，

一箱珠玉，

站在沙滩上……

鹤顶红
之
杜十娘

我又回来了，一身白骨，一箱珠玉，一箱珠玉，一箱珠玉，站在沙滩上……站在沙滩上……

“咚”地一挂。

管他。明日我便走了，先还是看看当下人类的生活吧，我在屋里走来走去，终找到洗澡的地方。脱下了人皮，泡在水中洗刷，江水太咸，别腌脏了宝儿的冰肤雪肌，那端的糟蹋。

洗了又洗，我看见了浴镜中自己的那副骨架。

它无欲无望，因害怕而躲藏尘世的一切。

它一根一根，白得好像一句句真理一样。

我已习惯面对它。

拎起了人皮，抚摸一下，丝绸般光滑。不禁怜爱，拿至妆台上，描细的眉，抹白的粉，涂淡淡的胭脂粉红，唇轻轻一抿，又是那倾国倾城的一点红。

画好细看，不由痴了，这样美的人皮衣裳，多找来几件，复至水下，不也可做只繁复多样花红柳绿的鬼么？

想至此，不由一凛，鬼差的话又至耳边巨响：杜十娘，你不可上岸做怪，不可水底做冤鬼兴风做浪，可能应了我？

已是应了的，不要做妄想。

穿上人皮，走至阳台，夜风习习，星辰满天，有人向这边眺望。

我是一只鬼，我能看见一切人类不能看见的。

那是个男人，在远远的一个阳台上，手里拿着一个黑色的圆筒，向这边眺望。

看来这个宝儿早已吸引了这男人的眼光。

我突然想顽皮，对着那圆筒往下脱人皮，一点一点，直至脱得我粼粼的白骨，拿着人皮向他挥舞。

“咣当”一下，那圆筒显然掉至地上。那男人被刺了一刀般尖声喊叫着冲进了他的住房。

我不由得笑了，这是我六百年来笑得最开心的一次。

我第一次知道做鬼原来也是有乐趣的。



我轻轻抚摸着那人皮说，杜十娘啊杜十娘，这些年你太寂寞啦。



寂寞尽处是笙歌，我曾是妓女，知人世惟一的好，便是可以惊喜怨愤颠，百感交加。

做鬼很无聊，做水鬼更是无聊，只能日日数着鱼虾与水泡度日，哪有这样的男人，可供我当夜点消遣，白骨绽欢颜啊？

留下来罢，我对自己说，杜十娘，要它两日再走，方不亏回来一遭，换取些许记忆留待日后品尝。

复走回屋去，拿起百宝箱，四下查看，看可有地方将它收藏。

走近衣柜，轻弹木质，回声钝钝，原是上好红木造的。

“咿呀”一声，打开柜门，映入眼帘的尽是衣裳，尽是黑白灰三种颜色。

这个宝儿，穿衣原是偏于素淡一类的。

心虽不喜，但仍一件件试穿，穿着穿着，不由想起十三岁那年，那天，也是这般试衣。只是衣是红衣，鞋是红鞋，连鬓角的金步摇，嘴里含的也是一粒小小的红玉。

平常人家的女儿着了红衣，一般是嫁人，图个喜气。我这样的女子，却是图个把自己卖了出去的吉利，从此被人挂了牌号做成生意，只祈流通于市，换回钱币。

红与红也有不同的含义。

侍儿画眉帮我细细梳洗，老鸨妈妈则坐在身侧，授我做婊

子、诱男人的规矩。

我细心听取，哪一行哪一门要出人头地，无需付出努力？

天然本事也得经人调教，才可日趋完美。

名妓并非天生，除了美，除了艺，讨好男人，从嘴头到床帷都要流着蜜，方可令他百般依恋，不得不回，身不由己。

我永记得第一个男人，五短身材，面目丑陋，如有得选择，第一次，我不会要他进入我的身体。

而我却是个妓女，作为妓女，我得谢他，他出手阔绰，黄金一千两，奠定我初出道的地位。

对一个新人而言，千两黄金，价格不菲，别的处子破身，最多百两，而我，是她们的十倍。

柜里最后的一件衣，咦，似曾相识，不是黑白灰，烟霞般灿烂，薄极，显是我也穿过的叫软烟罗的纱质内衣。

当下社会也有这样名贵的衣装，可供女子穿着？真是一奇。

忙穿在身上，腰间的带儿一系，镜中人马上显得慵懒娇媚。

此时一首好听的歌儿响起，忙循着声音寻去，是门，门在唱歌，打开一看，柳遇春立在门外，身后是一片亮光，天已大亮。

想不到我试了一夜的衣。

他眼圈发黑，显是没有睡好，说，我来接你。

接我干什么？一边摆弄纱衣，一边看他，声音不由放至极娇极媚。

他看我，突地拥住，眼里隐然含泪，说，宝儿，宝儿，你终于原谅了我。

原谅了他？不由心底冷笑，负心男人都不可原谅。男人这种东西，给点好颜色，便能开个大染坊，专门会错意。

我不过是六百年来未穿华衣，着了一件，便带出了旧时积习。

但假他怀里，不舍一推，因我听到了他的心跳，“突突”的，那么

有力。伸手摸他胸膛，画了一个圆，拿眼软软看他，旧戏霎时上演，管不住自己，想只想问一句，李郎，李郎，这块领地可属于十娘？

六百年前我常常和李甲做这样的游戏。

而李甲总情深意绵，低低喃语，十娘的，只是十娘的。

只这一句，便令我决意洗尽铅华，从良为妻。也是这一句，令我在做鬼的日子里，反反复复地问自己，李甲，李甲，你在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心是黑的，还是红的？可否有百分之一的诚意？

咦，这个男人，心跳如此有力，“突突”的声响，震我十指皮骨和乐般微微舞起。不似李甲，需俯耳上去，才能听清他心跳的声音。这样铿锵有力的心脏，不知是如何负了宝儿呢。

十指微扬，温柔丈量，指尖欲念突然暴长，它想，它要，它希望，看看，只看一下，这个男人的心脏是什么样？他为何负她？她为何投江？

用力挖下，指尖已呈刀状，他却俯下了头，寻我的唇，似要吻下，喘息悠长。

犹如咒语，鬼差的话又在回响，杜十娘，你不可上岸做怪，不可水底做冤鬼兴风做浪，可能应了我？

皮上沁出一身冷汗，我是一只鬼，回来，便携了杀光。

急忙停了，使劲推开他，声音变冷，面若冰霜，审判一般问他，接我干什么？

他失望地看我，以为宝儿仍不肯原谅他，说，包家文没给你打电话？

我不说话。

他又说，今天有一场秀要走，你快去穿好衣服，我等你。

于是进了卧室，脱了软烟罗纱衣，拿它裹住了百宝箱，放进衣柜一个角落。并忙忙穿了一身黑色套装，跟他身后，去赴那叫秀的勾当。

一箱珠玉，
站在沙滩上……
鹤顶红
杜十娘
我又回来了，一身白骨，一身白骨，一箱珠玉，站在沙滩上……

满大街都是冒烟的轿子，像绿色的水龟，在路上飞奔，他拉住我的手说，咱们打的。

的？这东西叫“的”，好生奇怪的名字。

一会儿到了市体育场，远远地听见音乐在响，一个胖胖的中年男人看见我便迎面过来，说，快，快，孙宝儿，就缺了一个你，快快换衣、上妆。

我被推进了化妆室。

那里四处是镜，女人成堆，个个坐在椅里，对着镜子又涂又抹，且嗡嗡声不断。我刚坐入一张空椅，便有人拍我肩膀。

是谁？

回头一看，一张狐狸脸，尖下巴儿，柳叶眉。

宝儿，给你衣服。她递过一件玫瑰色的衣裳给我。

我伸手接了，学着别的女人样，换过，随着音乐登场。

台下黑压压的是人，台上是我刚在后台上看过的女人，一个个身材修长，风骚地走在一个临时搭建的 T 形的台上，挺胸、抬头，扭腰、提胯……

呵，这便是秀？这样的秀没有人走得过杜十娘。

我踩着乐点，走在了台上。台下各色人等的眼光，齐刷刷地集向了我。没有人能走出这样的步子，坐唱念打，为这行如风中柳的姿态，老鸨妈妈没少打我。

一个男子在呆呆看我。

呆头鹅一只，杜十娘在六百年前见的太多。但仍是要诱惑他。

眼风放出，开头、伏笔、高潮、结局，一路起承转合，风行水上，羚羊挂角。杜十娘的媚眼儿原是一篇好文章，引男人的心从高处跌落，跌落，跌落……

直线地跌落。

跌落了却不要他。

不是我残忍，那是我做为妓女杜十娘的职责。



全场冰凝的静默。

而我风中金线柳般袅袅而过，直至走回后台，掌声才从前台化成了水，泼溅而来，不肯歇息。

他们这才醒了，而我，要的便是这效果。

那胖男人上下打量我，吃惊地，结结巴巴，你……你还是孙宝儿么？

柳遇春拿瓶饮料过来递我，并厌恶推开他，说，老包，你要不要看眼科？她不是宝儿是谁？人明明在这站着，却问这样发神经的话。

老包？老鸨！包家文。一回人世，冤家尽数遇着。

我笑，却不说，柳遇春错了，这个老包没发神经，是个精明货色。

老包也笑，拿胖手掌拍我肩膀，宝儿啊，人家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，你，一日不见，就害得我要看眼科。

柳遇春也笑，你早该看了，宝儿本来就好，是你自己没有眼色。说着顺势揽住了我的腰，拉他怀里，令那胖手从肩上滑落。

噢，他的宝儿别人碰不得，却为何又送至这种声色场合？

前台有人跑来在老包耳边低语了几句，老包便大喊，徐素素，徐素素……唤狗一样的。

徐素素?!

我那同院的姐妹也在这?真是一个也不能少。

一个女人跑来,喘着气儿,尖下巴儿,柳叶眉儿,一张狐狸脸,分明是刚才递我衣服的女子。

她个儿小小,只及我嘴角,刚才因我坐着,没注意到。

她不看我,却巴巴地望着老包,说,什么事?老板。

你快去拿几件衣服给宝儿换了,前台都等着看宝儿的秀呢。

徐素素一脸难色,老板,现在好一点的衣服都让别的模特穿上了,我找不来的。

那老包的脸做开了水陆道场,一脸凶色,去,剥也要从她们身上剥下来,要你是吃干饭的?

六百年了,道道轮回,他从老鸨妈妈到包家文包老板,仍是如此死性不改,欺小凌弱。

可人活着谁不若此?强食弱肉,天经地义,他是靠这吃饭的。

但我不愿素素为难,笑问一句,包老板,你家可有哥哥叫包家武么?

他回头看我,胖脸愕然。

柳遇春也在耳边说,宝儿,你怎么了?你知道包家文没有哥哥。

我拉了素素的手说,包老板,对女孩儿温柔点。要不你即使叫你那会动武的哥哥来,宝儿我不上台,你又能怎地?

半笑半胁迫,对这样的人,就得给一碗馄饨汤,加一点酸辣料,我做妓女久矣,深谙其中诀窍。

六百年前,就常常这样给老鸨妈妈下药。

那老包看我,突然抚掌大笑,说,宝儿好幽默。只是衣服不好,你还肯上台吗?我也是为你好。

是个聪明人,自己给自己台阶下了。

我点头，我上，别人是衣饰人，我是人饰衣。杜十娘是谁？肢体的嫣然百媚，不用靠衣裳做形容词打理。

况我是一只披了人皮的鬼。

而鬼，鬼是自带三分妖惑人心的魅，这个一看字便可知。

老包笑，笑得有点谄媚。他怕我不上台，只要我肯，他便适了前台观者的意。

那笑脸渐渐收拢，收拢如六百年前妓院对门王二酒店的一种食品，嘴角处打起几个好看的褶子，一如汤包。

我突地胸口的皮紧了一紧，皮下的骨痛了一痛。

好在我无心。

忙拉素素的手转身便行，连柳遇春在身后叫都不曾应。

应不得，不能应。

一如鬼差来抓，急急如律令，我只能忙忙逃遁。

杜十娘啊杜十娘，六百年来你还记着王二汤包，为只为了一个负心人。

这褶子我太过熟识，它是王二汤包的徽印，菊瓣一样细细地开着，令我做鬼也不能忘了它的形。

为只为那家包子皮薄、馅香、汤勾兑得好，又玲珑巧致，李甲最最爱吃了。

在从良的前一夜，曾一手执筷轻轻拎着汤包，一手端着盛佐料的酒金碟子，在床头，一口一口喂给他，问，李郎，李郎，好吃么？

他点头说好，我笑着喂他，那喂着的是杜十娘滚汤圆润的爱情。

以为这样便可一生一世，凡凡尘尘地为人妻，过淡定从容的人生，而他不肯。

他不肯，我错了。婊子不配有爱情。婊子的爱情只是床上的呻吟，离了床，便碎尸万断，永劫不复，碾化为尘。

愤愤恨恨，指尖只想抓紧什么，捏碎，捏碎，把记忆也捏碎成

鸛頂紅
杜十娘

我又回来了，一身白骨，一箱珠玉，一箱珠玉，站在沙滩上，站在沙滩上……